

第二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2022 年 10 月 20 日（四）下午 14:00

地點：葉石濤文學紀念館一樓

出席委員：李昂、陳昌明、鍾文音（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王喬薰

《聯合文學》雜誌 唐聖美、劉沛忻

紀錄：劉沛忻

攝影：唐聖美、周允中

王聰威：各位評審老師好，非常感謝各位老師擔任 2022 第二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決審評審委員，跟各位老師報告一下，這是第二屆，原本這個短篇小說獎其實是臺南文學獎的短篇小說組，但是為了要特別提升葉石濤先生的地位，臺南文化局希望特別賦予短篇小說一個更高的地位，所以去年特別將短篇小說組拉出來，也給予比較高的獎金，今年的獎金金額為三十萬，並且只選出首獎，讓這個獎項對於短篇小說來講是一個特別的獎項，那去年的評選結果為從缺，確實去年的討論也很激烈，對於是否從缺，老師們也經過很多的討論，但今年當然也是看委員們的決定，今年總共有 185 件投稿，初審是由陳益源、王聰威、朱宥勳三位進行審查，共有 23 篇進入複審，有請各位老師經過一次複審後，共有 7 篇進入我們今天的審查裡面，那要請老師們在會議中決定首獎得主，我們有些進行建議的方式如下，首先是請各位委員推舉本次會議的主席，並討論決審會議的評選方式，以及爭議的處理方式，並要請各位老師分別撰寫得獎的評語，字數約為 200-300 字，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各位委員。

出席委員們共同推舉陳昌明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昌明（以下簡稱陳）：因為我們目前有本次進入決選的統計表，是不是按照統計表編目的順序一篇一篇說出自己的意見，以及是否支持這篇作品的理由。其實去年沒有得出獎項，今年我就有一個想法，不論如何一定要找到得獎者，否則連續兩年從缺的話，投稿者也會對這個獎喪失興趣，整體來說今年的水準還算不錯，有許多篇我覺得授予這個獎也不會覺得不適當，尤其是這些篇章中有一些人寫臺南的地理環境、歷史，雖然我們並不是強調葉石濤文學獎是臺南的文學獎，它基本上是一個全國性的文學獎，對於全國性的文學獎而言，作者想寫哪個地方都可以，所以這樣一個不同場域的書寫，對整個短篇小說文類來說也是鼓勵不同作家來參加這個小說獎，那我自己等等也會提選一個案子，討論我們是否也納入當年度，從去年評審完到今年已經發表的作品納入參賽，參賽的意思是他已經發表了，但原先是未發表過的才能夠參加，但是我們看日本的

芥川獎或是直木賞，他們基本上即使發表過也可以參加比賽，其實有點類似我們短篇小說獎的概念，像九歌短篇小說是給兩萬塊，這個獎給三十萬基本是算高，這個後面我們再討論要不要給出這樣的修訂。臺南文化局也對這樣的提案很有興趣，但認為也可以彙整老師們的意見會比較好，因為成名的作家也許可能會不好意思來參賽，這種情況下這個作家通常是要被看見、被邀請，然後把他拉進來參賽，就是說可能他不好意思來參賽，但我們又看見他今年度發表的好的作品，想要給他這個獎，但我只是先把整個概念先提出，會後我們也能針對這件事跟各位評審們討論，好的作品沒有參賽很可惜，當然後續我會再針對各篇作品依序做討論。

李昂（以下簡稱李）：我覺得這個文學獎讓我很印象深刻、跟其他文學獎有明顯不同的地方是有國境之南的特色出現，而我區分我過往看過的文學獎，我覺得有一種……我設計兩個名詞描述，一個是「文學的天龍國」，一個叫「國境之南的文學」，那天龍國的文學寫得很多都是，不一定跟切身的地方或問題有關，沒有所謂好壞，只是要區分出來，這樣天龍國的文學比較沒有看到土地的感覺，那國境之南的文學呢，尤其是這個文學獎，我覺得很明顯地看出對於土地和歷史的著重跟關懷，這真的是一個有特色的文學獎，集中了這麼多這類型的作品，而且其中也有成功的好作品，這是我今年評這個文學獎最大的感觸。那麼有三十萬，而且我也真的看到好的作品，那麼我會願意把這筆獎金給出，我也認為剛剛昌明老師講的方式是個好主意，因為很多這樣的文學獎你很難得能展現出地域特色，那麼我們也可以換個方式，像鍾文音老師得到大獎的都是長篇小說，但以往沒有人在短篇小說做這樣的獎，我曾經有一年被邀請去加拿大參加短篇小說的國際研討會，我跟文音老師都去了加拿大，我還有機會跟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同臺對談，短篇小說在西方有這樣地位的確立，但在臺灣我們對短篇小說始終都還沒有這樣的肯定，我覺得如果有更多的獎金也是好的，我很高興終於看到一個文學獎不是我所說的「天龍國的文學」，而認為這是一個「國境之南」的文學，我覺得這個對比是我今年很高興看到的最大特色。

鍾文音（以下簡稱鍾）：我近年有參與鍾肇政與吳濁流等文學獎的評審，就像李昂老師說的，這個為獎而寫作的用力刻痕恰恰是我覺得很不安的，因為參賽者可能假想葉石濤先生、鍾肇政先生、吳濁流先生等前輩的名字而假想一種寫作氛圍與主題，於是誕生大量的這種所謂的「國境之南」的文學，投稿者對獎項有著預設可能針對某種主題或意識就會得獎的想像，這是不對的創作本意，如此將喪失文學創作最可貴的本心寫作，缺少文學最內我勃發的那種「非寫不可」的力道。

李：等等，我剛剛可能沒有表達清楚，我是說這裡面看到好作品，而且我願意給作者這個獎項，因為通常文學獎投稿容易出現流於意識形態的作品，覺得寫某些議題、寫土地就會得獎。

鍾：我懂李昂老師的意思，我是說因為我大量看到這種被獎給綁架的文學，非常大量的出現在這幾年的寫作群裡，背離文學從內我出發進而面向世界的純粹性。和創作那種最初「不得不寫」的那種力道是很有落差的，我其實覺得每個寫作者基本上都是能寫的，但是這和不得不寫是不一樣的，這幾年因為文學獎競賽獎金很高，各地獎項又多，因此也誕生很多能寫者，能手很多，但我現在感覺參賽者往注意圖十分明顯，也逐漸被熟悉他們的寫作與投稿路數，所以我也知道這次入圍的作品裡有得過獎的得主或者也可能很有寫作經驗了，但我還是選了這類作品，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讓一些持續寫作與參賽的新人（或不怎新的新人，出了幾本書）有含金量高的亮點持續出現，且很現實的是得獎的獎金也可以餵養他們的寫志業。我想如此幾年下來，累積一定的實力，也才能夠持續地被文壇或出版社關注，而不是只是得獎一篇就消失了。所以我有看到那種已經得過首獎之作的語言或風格，但我還是支持，因為就像我們以前一樣，年輕的時候密集得獎，之後就不再主動參賽，而是走向更內化的自我創作。我覺得每個新手也會經歷這個過程，但是就像昌明老師剛才提議的，全國性的文學獎更具有全面性，讓一些寫作很久的人可以避開參賽過程的尷尬，而以發表來代替參賽，直接讓我們先閱讀到作品。但我覺得這次的投稿作品質量的密度很高，我覺得滿訝異的，不曉得是不是去年從缺的緣故，因為大家有心要成為第一個拿下這個獎的得主，不過我覺得這次的評選過程其實是有點痛苦的，雖然進入決選的只有七篇，但總體來說字數滿多的，要花很多的時間反覆的閱讀，是我在擔任今年一些文學獎的評選中花的閱讀時間比較多的，而我在評選時希望避開一些特定為臺南歷史而寫的作品，當然除非作者寫得太好自當例外，但是這次覺得寫臺南的歷史或地域有不錯表現，但因只取一名，所以選擇上會考慮比較多，但無論如何，今年首獎我覺得是能選出來的。

李：我覺得這次居然不是落入只會講意識形態、只會有鄉土，而是真的有好作品出來，這樣真的很好，因為以前每次寫太多這種鄉土的題材我都不太喜歡，我覺得這樣太帶有目的性了，但這次卻看到許多好的作品，可見鼓勵還是好的，不一定全部都要是天龍國的文學。

陳：其實這就跟臺北文學獎完全不一樣，臺北文學獎基本是都會的文學獎，寫都會的感覺很強烈。

李：不只都會，我覺得很天龍國。

鍾：臺北文學獎對情色的描寫的作品很大量，但要寫情色也寫不過李昂老師。

陳：因為我們這次決審是按照原先的評選方法，等一下我們會擬一個簡單的、新的方式給文化局參考，第二個部分是爭議的處理方式，通常文學獎的爭議處理方式在徵文方法內就有寫出，也就是說已經有參賽過、拿下其他文學獎的作品或是發表過了，那就追回獎金等其他處理方式，所以應該沒有問題，至於每

位老師要撰寫得獎評語的部分方才也有提及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照著統計表順序一篇一篇簡單討論，因為只有一位得主，所以若是沒有老師想要特別支持某篇作品的話，那麼很快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兩票作品討論

〈鹹水煙與緬梔花〉

鍾：這篇我有投，我覺得寫得很有他自己的文字風格，就是以氛圍取勝的一個作者，寫作方法一直有種像是老照片靜態的格放，不是連動式的，而是一格一格的，每張老照片都非常細緻的描寫，包括人、風景、海景，再融入敘事者的心緒，優點是語詞有一種優美性，但小缺點是太過文青了，這種文青感會使他寫不出精確性，比方說大兒子在肚子裡拳打腳踢，拳打腳踢大概連肚子都破了(笑)，像這種語詞就太過了，會讓他的作品有些可惜，因為作品語詞的美勝過作者對情節的驅動，形容詞堆砌得太多，比如「一隻翅膀不對稱的小飛蛾、下垂的雙眼皮半遮褪成灰色的眼睛」，太多形容詞了，他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的形容氾濫，可是優點又是文字本身有些韻味，另外我對這篇有些疑惑，我對於那個時代的感覺，作者很厲害的書寫在於利用春蘭跟阿萍的婚嫁，可是那個時代臺灣女生要嫁給外省人通常都是媒婆去遊說，會被強烈抗拒的，但小說裡的春蘭那麼柔順的就接納了那個駱醫官，因為我有幾個阿姨就嫁給外省人，其實他們當時是很痛苦的，因為通常是家裡貧窮而嫁給外省人，當然最後晚年有的也過得很好，但我的意思是那樣的環境裡，角色的心境最初不會是這麼柔順的，春蘭的柔順，在當年本省人要嫁給外省人、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作者寫得太過美好了，這個美好跟當年的情境不太吻合，因為那個時代嫁給外省人其實真的是很痛苦的，另外對於外籍移工的描寫上也有誤差，我一直很疑惑作者的時間設定，小說裡敘述阿萍來臺灣很久了，可是這個越南女生最後嫁的還是在臺灣的越南人，也不盡合理，小說寫她的丈夫在車床工廠工作，這部分連結是為了製造兩地，但我以為如果丈夫是在越南會更合理些，雖然小說原本就有作者自己的想像，也不能全說合不合理，只是作者運用的現實是一個臺灣人很熟悉的時代情境：一個是臺灣剛光復年代嫁給外省人的女生，一個是來臺工作的外傭，通常年輕越南女生來臺多半會嫁給臺灣人，關係經濟高低的選擇問題，雖說情節部分讓我有些疑惑，但仍瑕不掩瑜，最後結尾滿美的。最後阿萍沒有接到他的老公的來電，最後有些懸疑感的留白很不錯，隱喻著到底阿萍要何去何從？她肚子裡的胚胎命運又回到當年春蘭的肚子裡，首尾呼應，但一個是幸福的、一個是哀愁的，作者藉著這兩個人物串連這兩個時空，在短篇小說其實不好寫，春蘭會讓我想起《百年孤寂》的易家蘭，雖然格局是短篇比較小，但角色裡的靜態的哀愁以及時間感的流逝，以及成就高的兒女最後都離家遠走高飛，最後只剩下孤老的春蘭，又回歸到春蘭原生家庭裡她母親的孤獨，整篇氛圍都是女人的孤單，這篇我覺得它的密度敘事是最高的，但我對他的時代背景設定在臺灣哪幾年發生的敘事細節則感到疑惑，時間感牽涉人物的思想變化，有些思路

我串不太起來，但整篇的文氣滿迷人的。

陳：基本上我覺得這篇是一個寫手寫的，文字表現相當不錯，要說故事很豐富其實並沒有，但塑造人物很成功，不論是洛醫生、春蘭或阿萍，這些人物你會記得，在整個故事的發展中，尤其是春蘭的性格和阿萍這個角色，到最後你會覺得整個故事滿溫暖的，是一個純樸漁村的故事。但像文音老師剛剛提到臺灣人嫁給外省人的這種衝突的確是有的，但這篇小說裡沒有寫出來，但當然也涉及小說的寫作方式，例如說我過去也住在漁村，村子裡也真的有不得已，臺灣男生追求女生很多年，但最後臺灣女生不嫁給臺灣男生，不得不嫁給外省老兵的情況，這一類的故事在過去年代裡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覺得作者透過緬梔花鹹水煙有寫了某些東西，像文中提到緬梔花的香味，像駱醫生回到中國去，他再也找不到故鄉了，緬梔花的香味是他對於村子的重要回憶，有些東西的描寫是很細膩、很有感情的，雖然這不是我最喜歡的一篇，但這篇寫得很乾淨，但我覺得它得獎也是我可以接受的，我會特別投這篇也是因為如此。

李：這樣的方式寫得小說是我很不喜歡的，如果今天只能選出一名的話，那我一定有話要說，我講出我的理由，這篇是一個非常天龍國文學的筆觸，非常的文青，放了很多時代意義和因素，可是寫作方式很不深入，而且過度美化、很不真實，我的年代真的看到這些情形，這些女人，尤其又是小地方，如果嫁給外省人，那得經過多少的痛苦掙扎，還會被他人瞧不起，整個家族都會與她切割，哪裡是這樣柔弱的女人來承接這樣美好的命運，這種寫鄉土而過度的美化，掩蓋了問題的寫作方式，也存在我所說的國境之南的寫作當中，這是很不喜歡的，我知道我寫《殺夫》人人討厭，但我切中要害寫出血淋淋的不幸、不快樂的，可是現實如果真是如此，以現在這麼開放的條件下，在這樣寫出真實也沒有人會罵你、丟你石頭的時代，還寫得這麼美化過去的作品，我是覺得這不會是我要鼓勵的，這篇在創作上也沒有新的表現方式，就是非常的文青的渲染意象和文字上的抒情方式，這些意象和抒情又缺乏特色，以文青的訓練規則去寫他沒有好好認識的時代跟真正發生的事情，這是很不喜歡的，因此這篇如果得獎那我一定有話要說。

〈乃又皿〉

李：這篇原本是我最喜歡的一篇，可是後來我發現另一篇鍾文音老師選的〈爺爺和我說〉，我沒有看得很清楚，因為他一開始寫打麻將，但我不會打麻將，可是作者又花太多篇幅在寫，所以第一次我就草草把它看完，是進了複選才重新看一遍，就覺得這篇是我絕對可以勾選的作品，還是等到評選到那篇再說，但這篇〈乃又皿〉本來在我心裡有很前面的名次，這個作者寫都市但給出一個新的寫作的方式，作者簡直像是拿著攝影機穿街走巷，找出那些我們看不到的街道，我覺得這篇可以有個副題叫做「你所看不到的城市 Invisible City」，跟卡爾維諾有點類似，不過不是走非常玄想的，而是去走那些讓人覺得「啊怎麼會有

這樣的地方」的感覺，而且他帶我們穿街走巷的過程中，雖然是鏡頭感的方式在看，但能用文字表達出鏡頭可以帶出來的動線，我覺得滿成功的，因為這通常容易流於過度的描寫，那就容易不好看，這是這樣的寫作最害怕的，要寫這種東西最怕寫不出共鳴感，讓讀者覺得跟自己無關也寫不出特色，可是作者有本事把這些 invisible 的巷弄把它活化出故事，歷史的、地方的，或是只是情感的故事，這我覺得是一個很成功的寫作方式，我反而覺得敗筆在於結尾那個女生是臺南本身在帶他走，又加入一根頭髮之類的情節，真的是狗尾續貂，其實前面已經寫得很好，如果要得獎的話建議他把最後兩百字刪掉，否則太可惜了，這麼好的作品不一定要去卡一個臺南的化身情節，雖然作品中也寫了一些橋段，像是女生的背後會發櫻草綠的光，我覺得很可愛，有點少女漫畫、一點幻想，加入這些我都覺得可以接受，但最後結尾卻沒有很好，這篇原本是我覺得有希望想要給的，可是最後我把〈爺爺和我說〉又看了一遍，覺得我今年要選出一篇應該不難。

鍾：我也有投這篇，我非常認同李昂老師說的這些優點，因為旅程的時間感敘事動線與人物心緒的移位其實不好寫，寫起來容易刻板，可是這篇優點是作者一直有種鏡頭跟拍的亦步亦趨，但又不會靠得太近或離得太遠，從人物的移動裡頭，帶出角色所見所想的人物關係與景致描寫，唯一的敗筆的確是太過於扣緊臺南，很可惜因此描述的街景而顯得美化了臺南，但我很喜歡作者的文筆調，帶著一種當代年輕人的異旅，還有旅途認識他鄉人的抒情感覺，帶點村春樹味道的城市，描寫著和移動與異旅的種種情懷，我覺得其中有些元素拿掉會比較好，因為太過文青美好的抒情想像，這如果是散文會很好，小說就顯得停格，彷彿靜止的圖卡。比如螢火蟲、海尼根綠、啤酒等符號運用，都非常村上春樹了，我覺得如果去參加別的獎肯定會得獎，但這麼大的獎如果選三名的話他會是我的三名以內，但因只有首獎就有點困難……

李：對我也會放掉，因為我後來看到〈爺爺和我說〉。

陳：這篇我沒有投，就像文音老師說的，它太貼近臺南了，這些巷弄是我每天走的巷弄，育樂街、青年路這些路，我每天都在走，所以當我看他這樣寫的時候，我內心有不同的感覺，他寫出來的感覺剛好跟我有些衝突，那我就沒辦法，所以雖然有那種文青看都市的視野很有意思，但有些部分我就無法進入。

一票作品討論

〈紅眼睛〉

陳：這篇是我選的，就以故事性與情節安排來說，這是寫新港這個水產公司，也跟政治掛鉤，有八點黨的感覺，但筆調控制的不錯，我並不覺得它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但我讓他入圍是覺得以一個設想故事但沒有完全灑狗血的寫作方

式，我覺得情節控制得還不錯，所以納入我的名單內。

李：這種小說以我這種走街頭的人來看，真的是搔不到癢處，但好處也是因此沒有寫得很狗血，缺點反而變成優點，這種作品很怕狗血，因為一狗血起來就會一面倒的同情弱者，可是隱藏在小說內的橋段我覺得很好，包括我這個敘述者替代了那個位置導致女人的內心衝突，那個部分我覺得不錯，但問題是現今回頭看這些抗爭，不管你有沒有走過街頭或參加抗爭活動，或者只是一個旁觀者時，他們所採取的座標地位是我看這類小說所重視的，因為其中要不是很灑狗血，要不就是充滿了正義的呼聲，最終流入樣版或政治正確中，這個當然更不可取，這篇小說好是好在沒有變成這樣，就淡淡的寫，沒有正義的一方，沒有所謂真正的壓迫者跟被迫害者，這界限的模糊使這篇小說反而出色，但也因此它的著力點出不來，寫出這種東西也是後抗爭時代的表現方式，當這些抗爭不是那麼的血腥，像我們早年走街頭的那種抗爭方式，而落入沒有完全的受害者跟加害者的座標曖昧中，這樣的轉移作者要思考要用什麼來取代，才不會顯得太灑狗血，進而保留作品說話的空間，如果這個作者未來也想寫這樣的作品，那他應該要著墨和研究的，這是這種抗爭文學要找出一個座標、要落到哪個地方去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年輕的作家應該去思考的，我滿喜歡文本中的模糊空間，沒有拉出政治正確的線，是這個小說很好的特色，因此我更覺得要鼓勵他，對於後抗爭文學而言，如果已經看到這個特色的時候，可能要喬一個新的角度來看。

鍾：我覺得這篇最大的優點就是，作者利用了一個網軍假帳號的串連，就像李昂老師剛剛所說，後抗爭時代其實已經不是人走上街頭，小說中用 ip 假帳號創立「我是新港人」的社團，符合現在的流行，現在網軍往往就是帶風向的人，把要抗爭的議題或災難影片放上網路串連流量，作者抓到一個很好的點串連小說的議題走向，將這些人物的命運集結一起，但可惜有太多敘事我覺得太戲劇化。比如李佳玉、王筱君這些角色的內在世界都缺乏細節描摹，王筱君是一個描寫失敗的角色，她因懷孕失去職位應該也不至於要抗爭到這個要死去的地步，作者對這個時代用了很多當代性的語言，但人物本身卻是很古老的，二者要怎麼串連起來感覺寫起來有些踩空，像是請好請滿這種詞句，小說裡的當代語言幾乎是即時當下轉播的，可是人物的設定卻顯得那麼傳統與老舊，作者要怎麼把時代與人物的心理融合一起，而不只寫出表面的流淚傷害，因為太過戲劇化會使得小說變得很像韓劇或電影，作者的這種寫法與故事其實拍成電影會很好看，但小說的內在人物會不足而崩潰，小說人物內心還要再多琢磨，使其支撐起這麼好的題材和這麼有力道的關注，通篇帶著一種現實世界功利主義的涉入與觀照，這是小說最好的部分。

陳：這篇其實反映了某些真實。

李：就像我說的後抗爭時代，不再是實質的去衝撞警察的衝突，可是悲劇仍然

發生。

鍾：他只要把人物的心理描寫得再細緻一些，就會是很棒的題材，很獨特的視角。

〈爆炸〉

陳：這篇很獨特，一開始我原本想放掉，一開始我以為是回憶錄，但後來才發現不是，這篇小說是寫 1971 年臺南美新處的爆炸事件，我是後來才來讀成大，也有聽說，但當時一直都模模糊糊，後來也有幾批人被抓到，但大家都不覺得那是真正的兇手，也有許多人被判刑，但最後成為一樁懸案，在那個年代裡，這篇小說藉由一個女生被炸斷左手，被美新處安排到美國讀書，又跟這些海外臺獨聚會的情節，我覺得作者寫這個女生時筆調不淪為煽情，像鏡頭跟著她走，到最後高雄事件後也變成炸彈客，內容雖是虛構，但情節很真實，真實到我覺得像是作者親眼看過，但實際上小說中有許多東西是來自於資料，坦白說我自己也去過爆炸後的美新處，作者所寫的地點和樣子都非常接近，假設作者真的是那個女生，也要到七十出頭的年紀才會碰到這個事件，但這不是那個年代的人所寫的，我的意思是，作者寫作的方式能夠回應到那個時代，而又能夠歷歷在目的把事件重現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有他的想像力也有很好的描寫能力，所以我就推薦此篇。

李：我為什麼說「國境之南」的題材這麼值得提出來，因為小說觸及到的題材來說，跳脫以往寫鄉土的阿土伯、李四孀的一個範疇，開始推到過去在臺灣是禁忌的政治事件或歷史遺跡，老實說美新處的這個事件，我當時也只是略有耳聞，發生的時間正好是我的年代，我跟小說中的女主角差不多年齡，所以用這樣的歷史事件作為小說的題材，在過去不可能出現，尤其掌握文壇話語權的人也不會喜歡，所以有這樣題材的出現，我和昌明老師看法一樣，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可是作者剛好犯了一個很大的忌諱，他寫的東西都是我們走過的，所以我在看的時候就覺得實在是不輕不重、不痛不癢，寫得非常的表面，即便他把這個事件給點出來，我很理解昌明老師說〈乃又皿〉裡的街道你都走過，所以沒有共鳴的心情，我對於這篇也有同樣的狀況，女主角走過的路我也走過，包含海外的情節，我只是沒有變真正的炸彈客，而是做文學的炸彈客，但這篇不輕不重、不痛不癢地寫這麼大的事件，這其實好好的發展應該是長篇小說的規模，把每樣東西都寫足，套一句現在的用語——「寫好寫滿」，這會是一個很好的題材，因為這其中涵括整個黨外的抗爭歷史，而且女主角根本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只不過是不小心被炸到就被帶到美國去，這個角色的定位很有意思，但對我來說就會覺得不只是這樣，不過我仍然很肯定把這些題材抓出來，這是過去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陳：很少人寫過這種題材，我過去也沒看過，因為沒有人注意也已經忘記了。

李：我很想知道哪個作家會抓出這樣的事件來。

鍾：我覺得他應該是為了這個獎項去收集這個題材，他收集的非常非常好，很細緻也很認真，也有些讓我想到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裡頭當傷害成為禮物的情節，但就像李昂老師說的，裡面那些人物都點到為止，他應該寫成長篇小說，像是寫嫁給黨外兩次的那個外國人，就是艾琳達啊，每一個情節都可以對號入座，其實小說的符號不應該符號化，你的小說架設在這麼長的歷史上，做得功夫應該要更到位，這麼龐大的資訊串流在人物這麼漫長的時空，這個女主角到了美國這段時間其實是很複雜的心理過程，包括她沒有手、包括她交往的對象馬克其實參與第三世界的地下組織，我覺得他的題材非常好，但需要更多的容器，去使這個外在跟內在的爆炸，以及整個時局的爆炸串連起來，我覺得他缺少一些內我的爆炸，我本來一直以為他要把時間軸線拉到內我的爆炸，而不只是外在的爆炸。

陳：雖然這篇看起來兩位不支持不會得獎，但我還是想為他講幾句話，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不同美學風格的作品，因為他不像李昂老師會把情感寫得那麼清楚，而是內斂的描述方式，但我們有時不講得很清楚也是另一種風格，我一向不排斥這樣的風格，寫得沒有那麼清楚，但讀者能隱約看出來這些事件，就像我們剛剛提到艾琳達，我一開始就知道，但我不覺得他需要寫出也沒關係，這篇每個事件都歷歷在目，可是又能夠控制文筆、說而不破，坦白說我很喜歡。

鍾：可是這就是我的困惑，大家說寫得簡約、控制，但有時候我根本覺得是作者沒法繼續深入或探索形成的斷裂與空白，卻往往被誤讀成一種節制的美學，當然我不是指這篇，我是說目前有一些評論。當代有這些敘事美學的問題，有時候我在閱讀時感到迷茫的情節與踩空，卻往往被稱譽，寫得很細的作品有時卻被嫌太不知節制？因此我會去思考，究竟技藝上的美學節制還是技術上的匱乏與題材的沒有持續挖掘？是作者無法處理這個議題，還是刻意為之的簡約美學、節制美學？我覺得作者還是要意識到自己的作品是有讀者的，是要寫給某些作者心中的讀者看的，繁複與簡約，還是有待思考其中奧妙。

李：等到有一批閱讀者，完全對這個時代陌生的時候，為這些事件都畫上問號，給年輕的孩子們閱讀時，他們一定沒辦法理解，因為我們熟悉這個時代，所以才能夠理解，但對於熟悉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篇又像是隔靴搔癢，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了，我們說有人寫論文上網抓一些資料，把資料全放在一起，這個會不會也是一個有很多資料但缺乏深入研究的創作？但這個題材我很喜歡。

鍾：這篇小說也需要很多細部資料的再轉化，所以我才說應寫成中長篇小說，如此應讓我很期待。

〈爺爺和我說〉

鍾：這篇只有我投，希望強烈爭取。因為我覺得這篇有一個很獨特的寫作語境與語感，那句「爺爺和我說」不斷地重複、像副歌、獨白的重複，形成了一個迴盪的詠嘆調，是這篇小說最美的地方，它甚至帶著老式的成長小說的氣息，這篇是這次所有小說裡語詞最清新的，最富音樂性的。有些參賽作品不是情節不清晰、就是語詞太文青的不清晰，但這篇卻有自己的路，有著很好的調性，使之成長裡頭敘事者和爺爺的對話，藉著奶奶跟爺爺種種交往的情節逐步呈現，我覺得裡頭有個很奇特的安排，事實上阿嬤跟爺爺按照原住民的習俗，誰帶的檳榔多，最後就會嫁給那個人，諸此種種情節的描述與時間段落等回顧的安排都顯得細緻，非常好，最後看不見海的描寫也非常優美，彷彿永遠的一天，看不見的海成了消失的感情，消失的地景，消失的時間潮汐，我覺得甚至有一種沈從文的味道，一種很奇特的景致描摹、我說的真正的作者自覺的簡約與節制應該就是這種——作者知道但有些不把它寫滿，而不是作者不知道而寫不到，這是有差異的。這篇有很美的調性，是不好寫的，因為這種不清楚其實是為了小說敘事美學的控制，我覺得情節其實很悲慘，但他將悲慘處理的不悲慘，帶著幽默與詩意。我們從中看見原住民部落的失落、馬鞍山的消失，海的遠去。小說描述竟然只是幾個青仔檳榔他的阿嬤就因此被娶走，人物內在其實是很難過的，但作者寫來語調很淡，運鏡緩慢，緩緩慢慢帶出爺爺和家裡的時間移往的種種，我覺得這篇有很深刻的內在，臺灣很少寫出這種帶著淡漠式情感的一種回憶與回顧消失的地景，以「我」這個少年氣息的敘事者帶出消失世界的世故化以及純真被收買化，人物很簡單但寫到很深的地方，我很想知道作者是怎麼寫得出來，感覺得到他內心有很豐饒的世界，但許多東西他刻意不寫出來，而是隱藏在如深海深山般的小小人物的心理變化裡。

李：這篇會是我今年想給的第一名，而且給出去也會覺得心安理得，首先我很高興跟鍾文音老師一起評審，因為你看到了這篇作品，後來這篇進入決選後，我才有機會又重讀了一遍，才發現我真對不起這篇作者，若不是文音老師我就無法仔細再看到這篇作品，首先這個爺爺就真的像《百年孤寂》裡的角色，你無法判斷爺爺這個角色說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真實跟虛構在故事裡頭表現得很好，包含爺爺會講日文的橋段，但其實故事裡也沒有人聽得懂日文，所以爺爺隨口講也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爺爺這個角色真的是有創造性的才華，後續我們看到阿嬤跟敘述者講述的版本，兩相對照起來根本是另一回事，從爺爺口中聽來的每一樣都像真的，包含那個勞力士怎麼來的、到沙烏地阿拉伯去開貨車這些情節，老實說你看完之後也分不清真實跟虛構在這篇小說裡的平衡點是什麼，閱讀之後我覺得讀者會因此完全相信阿嬤的話，全盤推翻爺爺的話嗎？那倒也不見得，我覺得阿嬤看到的也可能是片面，而爺爺口中的虛

構，可能也有部分真實，當然有些情節也是虛構的太誇張了，但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可是我自己身邊也看到過像爺爺這樣的角色，我寫《鴛鴦春膳》的時候，寫我爸爸以前手下的工人，有的人很會誇大其詞，講得多美多水，我小時候聽得一愣一愣的，但真的去確認時可能像這個爺爺所說的，搞不好有的是想像、有的是真的，有的則是錯置的現實，我一直想寫這樣的人物但我沒有那個能力寫，因為那和我太不一樣，我畢竟和這些工人從性別、階級等因素都完全不同，我受到的教育使我要有理性，使我無法去見到這個世界。可是這種角色在臺灣鄉間都是很厲害的人物，黃春明、王禎和寫出很戲謔的部分，但後來就沒有人再寫了，也就像文音老師說的語詞也讓他想到沈從文，這樣好的文青的筆調，成功的用巧妙的金句來寫海的意向。我覺得這就是一篇黃春明、王禎和與沈從文的鄉土人物之間的現代版，結合鄉土的故事，跟我們以前寫阿土伯、王四孀的方式完全不一樣，不直接講一個故事，而講一個魔幻寫實的場景，讀者不知道哪個是魔幻的、哪個是寫實的，即使他沒有用到魔幻寫實的手法，國境之南的文學裡面我看到非常成功的例子，這個我給他第一名也完全不覺得有什麼。

鍾：它裡頭寫老人團去日本玩也很有意思，真的很寫實，但寫實中也有些虛幻，這種虛實的融合，我覺得很厲害，我覺得這個作者應該是有得獎過的，我總覺得我認識。

李：你不得不認為爺爺的想像力實在是太豐富，這真的是魔幻寫實。選到這篇我覺得很服氣，我一直很想寫我爸爸的工人裡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做小孩的時候聽得一愣一愣的，長大才知道都是騙我的。

陳：這篇很動人的就是塑造了爺爺這個角色，後來被阿嬤給反駁，讀者也都知道這是一個澎風，過程讓小孩子信以為真的部分其實很有趣，我對於西瓜從花蓮抱到恆春的情節也覺得很有趣、印象深刻，我其實一開始也有選這篇，也是塑造爺爺這個民間人物的奇幻故事得獎我也很能接受，尤其李昂老師開頭就講到的「國境之南」的文學，這絕對是國境之南的代表，這很能代表地域性的連結，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雖然不是我最喜歡的，我也可以贊成。

〈胡撇仔〉

李：這篇算是題材取勝，我剛剛強調看鄉土題材作品時一直出現阿土伯、王四孀這種類型，實在讓人受不了，所以當你看到如〈爆炸〉找出過往政治事件所不被注意的議題，那這篇〈胡撇仔〉寫出一個現狀，當這些新住民成為多數人族群時，我們會想到有些老派的人，像小說裡的里長會覺得胡撇仔不三不四，但後來胡撇仔反而成為臺灣混血文化中一個非常有趣的表徵，我覺得這篇小說整體也呈現出這個混血文化在臺灣將來的發展可能性，這是非常有趣的，可能我評的文學獎不多，但這個題材我覺得正巧卡在新住民在臺的歷史變遷階段，

雖然沒有寫得很好，人物寫得不夠深入、文字運用也不夠純熟，都有所缺憾，可是這個題材，尤其新住民，可能我們現在還是以里長伯的觀點去看這些新住民，但未來我們如何調整會有著什麼表徵性的東西出來，這對我也是很有挑戰性的東西，這篇我是為了題材而選的，我覺得厲害的是作者能夠寫出內在深入的東西，包括新住民的人物塑造，來臺三十幾年的印尼新住民，以及被嫌太黑的八家將兒子，還有後來很成功、回來請客的美華，還有越南的阿阮，我倒是覺得角色跟個性，雖然沒有寫得很成功，但樣子有出來，但作者文學寫作的的能力不足，要不然這個題材我非常喜歡，特別是標題有畫龍點睛之妙，就像以前我們看胡撇仔也覺得是亂搞，但現在會認為是一個混種的臺灣和日本文化的表徵之一。

陳：這篇李昂老師剛剛有說到，它的題材寫新住民是蠻動人的，但我覺得這篇有個比較嚴重的缺點，因為現在新住民文學有很多人寫得很好，但這篇就新住民來講題材沒有那麼到位，還有我們臺灣的新住民村落不會有泰國、菲律賓、印尼、印度，這種混得這麼多的新住民村落，通常只有一兩個族群，而且小說中這位女主角是印度人，但小說中完全看不出來有這樣的背景，這樣的設定很有問題，而且小說的時間點也不對，我們看胡撇仔戲，現在的新住民也不可能去看野臺戲，大家都在家裡看電視就差不多了，現在胡撇仔戲即使是漁村也很少人看，也已經很少了，何況野臺戲是鄉土的，幾乎都是臺灣人去看，不同族群去看真的很難看懂，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跟人物塑造上都有點問題，尤其讀者也看不出他的背景，也幾乎沒寫出主角內心跟小時候的元素，那可能就有些問題。

李：這我也同意，因為我看得文學獎不多，所以我的確不知道有這麼大篇幅描寫的新住民作品。

鍾：我覺得要成功寫好新住民題材在當代還需要時間浸淫，是比較困難的題材書寫，因為在寫的時候往往容易刻板對號，角色像是人偶，只是在走位，這類題材還需要有很長時間的田調與這些族群融合跟相處，而不是先有劇情再把人物擺進去，通常寫新住民題材真的很困難，但新住民文學獎很好看是因為那是新住民族群自己寫的，而且寫得很短，只有打中某個點就夠了，就連我自己寫也會覺得戒慎恐懼，因為你對他們必須要有很多的了解，也旁觀的報導文學相較還容易些，但田調之後還要轉化成小說是有難度的。不過這篇還是很值得鼓勵，作者抓到一個很好的點，用胡撇仔帶出文化的混血，但如何移除人物的刻板化才是最困難的，另外陳三五娘這種臺灣非常本土的戲碼對新住民來說真的太遙遠了，像昌明老師說的，這個時代性跟當代性都是作者自己跳下去直接想像的，而不是從新住民的血液裡流出來的小說血肉。

李：不過劇團叫小飛俠我覺得很可愛。

鍾：小說裡有很好的想像，但將劇情套入異鄉人的人物時就得很小心的設定，必須注意這些人物彼此的角色是否合乎小說的情節，因為我覺得這些人物好像被架空的，只是去服務小說的走位與發生的情節，像是演出來的，比較影像化。

〈高速公路的巫婆〉

李：這是我開始看這個文學獎所看的第一篇，因為小說的標題很有趣，但我立刻也有個想法是作者是否借用了奧斯卡的電影情節，有一個中國女導演得了最佳導演獎項的電影，我就擔心是否是這樣。

鍾：我覺得這個題材很棒，作者寫出當初高速公路電子化的抗爭，還有抗爭後那些人又去了哪裡？這篇寫臺灣公路不太像李昂老師說的電影〈遊牧人生〉，我覺得作者找到的點真好，因為我幾乎要遺忘這些高速公路的收費站，但我是經常會開上高速公路的人，用巫婆感的敘事，這反倒有種落入虛構化的童話感，高速公路的那個人始終在這條路上，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滿迷人的。

李：我是覺得這篇小說如果沒有遊牧人生的情節，那我更會覺得選擇這篇滿對等的，這整個故事非常匪夷所思，但又存在真實可能性，這當中的落差我覺得非常迷人，我自己的感覺像是美國的公路小說，臺灣目前沒有這樣的東西。

鍾：這篇真的很不錯，如果有其他得獎名額它就有機會，那種高速公路收費站的消失，帶出角色換了很多工作，其中還埋藏了一個小孩的死亡的種種魔幻與虛幻情節，很有氛圍，也很有時代的哀傷。

李：而且作者深刻的寫出工作的狀況，從一個休息站移動到另一個休息站，這篇小說我還是很推薦，而且細部的處理也讓人覺得可信，寫出如何在這麼多的休息站中流浪的題材，臺灣還沒有寫出這樣的公路小說，因為我們的公路沒有像美國那種一開要開上好幾天的長度，所以這種公路小說一直沒有出現，但這篇寫出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和收費站，這個題材開拓性很了不起，當中的情節是否真實可能發生則未可知。

鍾：這個點小說將之拉到比較虛幻的路數，和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的種種現實歷史產生一種迥異對比的氣息。

李：後來 **mentally disabled** 的小孩的故事我覺得有點太迷幻了，好像為了一個美好的情節而去設定，反而拉低了真實性，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公路小說，這個題材實在太勁爆了，我其實滿喜歡的，但我看了〈爺爺和我說〉的文學性的創造性成就遠遠超過這篇，〈乃又皿〉的結尾要讓我投下那一票實在也很困難，所以我的結論是我投給〈爺爺和我說〉這篇，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陳：其實寫一個這樣的女性塑造畫面性，我看了其實滿難過的，在所有的小說裡，除了〈爺爺和我說〉的爺爺以外，就屬這篇的人物塑造最精彩動人，角色內心的世界跟情感，因為孩子死掉所以一直困在那個情境裡面，這篇的塑造我也很喜歡，魔幻的描寫也很不錯，但以這樣的發展來說，要換檔的車子在高速公路的霧裡不停下來，警察還追不到的情節真的太誇張。

鍾：結尾的情調走向讓魔幻無法支撐小說前段的寫實，如果結尾點在巨大的城堡、遊樂場、摩天輪，這就像是一篇公路電影的小說。

陳：這篇受到公路電影的影響，但是寫得很好，人物塑造很精緻。

李：而且有些片段會讓你覺得很真實，拍成電影會很好。

鍾：這篇我覺得在其他文學獎也許能得獎，小孩唱歌的情節描述得到位而可怕，最後變成有點鬼片的魔幻感覺，有點可惜，這篇小說在基調上，魔幻的比例如果能夠拿捏得好，將比例著重在臺灣高速公路上的人物哀歌會很好。

陳：放在寫收費員那邊就會很精彩。

鍾：我覺得是很好的書寫，我以前怎麼沒有想到要關心這個議題，你看我們拿了多少公路收費站的過路票，到後來迎來電子化的過度抗爭，種種情節都是臺灣值得關心的歷史。

李：後來他們還抗爭很多年，為什麼我會注意到，因為我認識徐旭東，當初他去標到電子化的過路票，所以後來群眾都去和他抗爭。

鍾：所以這些承諾是財團的承諾，並沒有落實在小人物後面的人生，這篇小說踩到一個很棒的，在臺灣一直少人去關注的點，但結尾寫得那麼虛幻，就顯得有些可惜。

李：否則它就是一部很棒的臺灣公路小說，我還是要說這種「國境之南」的文學終於擺脫了阿土伯這種故事，能夠卡到戒嚴時代結束後仍不敢接觸的題材，去寫到像爆炸、紅眼睛或高速公路這樣的題材，我覺得是這個文學獎很大的成就。

鍾：寫得很好，其餘有票的幾篇作品也寫得非常好，可惜是只能選出一篇。

陳：那委員們也有了共識，我們現在就進行投票。

評審委員投票結果

作品名稱	李 昂	陳昌明	鍾文音	票數總計
鹹水煙與緬梔花				0
乃又皿				0
紅眼睛				0
爆炸				0
爺爺和我說	●	●	●	3
胡椒仔				0
高速公路的巫婆				0

經評審委員投票後決議，〈爺爺和我說〉為第二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首獎。